

# 回顾與图组照片的收藏

刘忠民

本人自 1980 年开始从事與图组照片的采访、编目工作。照片资料当时并没有成文的采访方针，只是由组长传授与我，照片采访与外文地图一致，要求精不求全，例如：国内外重要事件、人物、重要历史照片、重要名胜古迹，以及当时的重要新闻等等，但是连续性照片出版物要求必须采齐。我于 1985 年曾起草《照片资料采访意见》，第一次以文字形式细化了照片采访方针。2000 年，我以《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4 版）为基础起草了照片分类法，由于库房排架是按财产号顺序大排架，卡片目录已经分类排列，只是不显示分类号，加之已经着手建立照片资料数据库，所以没有实行。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照片采访一直以新华社摄影部等单位发行的新闻展览照片为主，兼采中国图片社、体育图片社等单位出版发行的照片资料，同时多方宣传，扩大采访范围。由于入库后便于存放的需要，当时要求统一订购全部为 12 寸的黑白照片，后来逐渐发展为 10 寸彩色照片亦可订购入藏。1995 年后起开始征集入藏照片形式的印刷品，旧照片则不局限以上要求，尽量征集。自 2005 年老照片采访扩展到拍卖行。

下面就照片采访、整理工作中印象深刻的事情进行一下回顾。

## 一、照片采访工作

1983 年，我们通过馆办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礼品部联系，由该局向我们无偿捐赠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机构赠送我国领导人的照片集和珍贵照片 63 种 75 册 314 张。当时我与孙笑堃组长一起冒着酷暑去他们库房挑选了三天，因库房面临搬迁，卫生条件极差，对照片也未曾整理。根据需要，我们挑选了很多宝贵的照片资料。这批照片资料不仅珍贵，而且十分精致，大部分为国外记者拍摄的周恩来、陈毅、刘少奇、华国锋、余秋里、邓小平，以及赵紫阳出访的照片；涉及亚洲、非洲、欧洲的二十几个国家，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外交路线的变化。以周恩来的最多。此外还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访华、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访华。除了国家领导人互访照片，还有反映一些国家国民经济、人民生活的照片集，如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越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苏丹、加纳等国家。照片集十分精致，带有各国特色，更有意思的是有一相册打开后还有八音盒放出音乐。

1986 年，我馆从松坡图书馆旧址接收一批旧藏品，我代表與图组挑选当中老照片，经过反复仔细挑选，找到蔡锷、梁启超巨型照片，是我组迄今收藏少数大型照片之一部分。我是经过那次挑选老照片了解到蔡锷、梁启超对创办国家图书馆所作的贡献以及我馆同松坡图书馆的关系。那次还入藏了石虎胡同松坡图书馆阅览室的一张照片，对于了解松坡图书馆原貌十分有益。

1959 年，詹天佑后人在詹天佑逝世 40 周年捐赠的詹天佑家族照片集和京张铁路相集都是十分宝贵的

资料，其中还有珍贵的清代藏书票。1985年在北京张铁路的青龙桥建立詹天佑纪念馆，詹天佑后人詹同济先生曾多次来查看并选中一批翻拍，我曾经多次负责监护。詹天佑纪念馆建成后詹同济先生著书、写纪念文章，多次来馆反复查看这批资料，同时也为原来没有说明的照片加了说明。

邓之诚旧藏照片共计 597 种 5180 张 51 册，是 1962 年冯宝琳老师努力下，通过她的同学想尽方法多次和邓之诚亲属交流，谈判谈价，并按照馆里指示花 3000 元从他的家人手里买到的。这部分照片现已成为我组旧照片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来组后多次听到冯宝琳、孙笑堃等前辈讲述有关这批照片的来历，前几年春节慰问老干部时冯宝琳老师也曾多次讲述。邓之诚旧藏照片征集来不久，“文革”运动开始，这些照片被当作“四旧”、“反动教材”展览，舆图组的人员则站在照片前面接受批判。冯宝琳老师讲到这些就十分激动，最后总是教导我们要好好保护这批资料，认真研究，写出研究文章来。这批照片的确很珍贵，时间段从清末到民国，涉及各类人物、民俗、服饰、风景名胜、宗教、文学艺术等。

美国友人、记者斯特朗照片集是她生前保存的她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交往的照片，有许多没有公开过的生活照，还有胡志明等人照片。此照片集是斯特朗工作室赠送我馆的，全是她作为记者拍摄原照。另外，有一张斯特朗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夜景照片，内容是毛主席正为斯特朗手中《毛主席语录》签字。前几年举办纪念斯特朗、斯诺、史沫特莱的展览时，这部毛主席签名的《毛主席语录》与这幅照片一起展出，使展览增加了不少魅力，我当时也很有成就感。

再讲述一下我组收藏的有关王揖堂及其收藏的照片。1937 年侵华日军占领北平后，王揖堂、江朝宗、王可敏等民国政要，丧失民族气节，投靠日本，成立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王揖堂任“会长”。据说，这批照片是抗战后查抄的照片，后又转送我馆入藏，其内容为日伪时期照片、王揖堂收藏的清末民国人物照片等。本来我认为已经收藏了不少，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在 1988 年搬迁新馆之前，在整理原柏林寺的残余藏品时，又发现很多抗日时期照片，有王揖堂及王揖堂收藏照片十余张，14 张日本在南京签降的照片，开罗、旧金山会议珍影 2 张，我们立即捡拾起来，经过核对发现不是复本，弥足珍贵。

苏联、东欧照片大都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由这些国家政府赠送我们的，证明那时我们也曾经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礼品部有联系。照片反映这些国家科技、体育、人民生活等方面，也包括当时外交方面的领导人互访等。

公安局移交的照片则为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瑞典等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及其陈列品照片。还有不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苏、中、法等国家领导人活动的照片；这里不乏蒋介石及宋美龄、邱吉尔、戴高乐、斯大林、罗斯福的照片、联合国刚刚成立时照片以及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的照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届联大的照片；还有 1946 年、1947 年中华民国外交活动的照片，都十分珍贵。

馆内外各界的无偿捐赠也令我难以忘怀。20 世纪 80 年代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馆内专家学者出国访问还是很难得的事情，但是他们不管是谁只要出国归来或从港台访问归来，所获得的照片资料都主动送给舆图组入藏，或通过馆里有关部门转给舆图组，而且不讲报酬。例如，1984 年，当时国际交换组组长王

婷女士就直接赠送一幅于佑任先生照片。于佑任（1879-1964）汉族，陕西泾阳人，原名伯循，别署骚心、髯翁、太平老人。诗人，书法家，政治家。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1906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10年与宋教仁等人创办《民立报》，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曾致力于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后曾任上海大学校长等职，1931年后长期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书法初学赵体，后潜心于北魏碑刻。1964年11月10日逝世于台北。这是我们入藏的唯一一幅于佑任的照片。另外美国友人还将他们珍藏的1860—1870年间拍摄福州风貌照片委托王婷转赠我们。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照片资料。

1986年，我馆令恪先生去印度访问协办柯棣华事迹展览后回国，将他拍摄整理的柯棣华照片212张（小样234张）赠送我们，还请我去令恪先生办公室逐一核对说明，非常认真。没有说明的凭他回忆和查找笔记等有关资料就于现场写出。就这样我当时在老先生办公室工作了两周，将这批照片说明写全。

我馆业务处、外事科也经常转交一些馆外捐赠的照片。值得一提的，如：有孙中山亲自签字送给丁坚白的他1913年在昌黎照片，1909年3月13日孙中山先生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看书签名照片，这些都是未曾发表过。

舆图组同志也经常捐赠照片补充馆藏，离休干部赵一厚先生在80年代初期委托孙笑堃老师捐赠的193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全体员工合影，十分珍贵，几次都被馆庆展览选用。九十年代，退休职工周庭全老师在工间操时垃圾桶旁捡到1983年北京图书馆新馆奠基典礼照片，馆内仅存。1983年馆里同志去新疆出差走访由我馆调到新疆工作的亲友时，这位亲友还捐赠清代北京动物园照片，为动物园修建工作提供了参考资料。何又光老师将他保存的1981年9月24日拍摄的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领导接见全军高级干部和空军战役集训班参加军事演习全体同志合影。陈健拍摄钱三强和夫人参观幼儿园照片，以及他拍摄的启功、史树青照片，都十分珍贵。

馆内办展览后转入我组入藏的照片，也是我们收藏照片的来源之一。以前馆内每次展览结束后，把展览的照片转入我组收藏是个不成文的规定。例如：1971年11月转来的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展照片等。这里提一下1996年文献展览组举办“中国文化名人”系列展览，展后将照片全部转入我组入藏，共计1600余张，涉及梁思成、臧克家、叶圣陶、郑振铎、邓稼先、丁玲、艾芜、沙丁、张孝骞、汤飞凡、熊庆来、周书弢等十多位人士。

2003年，由文献展览组转来第二批展览照片，共计252种11314张，我和陈健在当年年底加班加点整理编目完毕。这批照片有新华社发行的、也有王致祥他们搜集的。经过整理，了解到这批照片时间段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内容有中国、世界各国文化名人；这个时期世界和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中苏两国关系、生活、国民经济等；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历次运动及“文革”照片，抗美援朝、中国国民党党史、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活动等诸多方面。还有涉及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这批照片大大丰富了馆藏老照片内容。其中有一张毛泽东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赠送《楚辞集注》复制本的照片，在2006年“文明的守望”展览中被采用，这是在办展期间的某一后半夜我被鲍国强老师叫到办公室找出的。

## 二、整理照片

照片资料作为舆图组管理的一种藏品，在文津街老馆时，照片与舆图组其他资料分开，与战备库资料全部放在战备箱中。由于在库房整理编目不方便，在办公室里设有一个照片临时存放柜，编目后不定期地存入战备库。排架的方法是按照财产号顺序来排架。1988年搬入新馆，老照片正式和舆图组其他资料一起存放善本库房，仍按照财产号顺序排架。

我刚到馆工作时，组长传授说，为了存放整齐，按照要求统一定购12寸的照片。1976年唐山地震后，我组从天津定购了300册大相册，之后凡是领袖、伟人照片全部贴入相册。我到馆以前，组里前辈已经粘贴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照片，我到馆时，正值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组里安排我负责将刘少奇同志照片贴入相册，要求十分严格，上下左右都用尺子量好，放上照片，再覆上塑料薄膜，还要用毛巾一边擦拭一边将薄膜下气体赶出，就这样，一连贴了好长时间才完成了此项工作。这也是我第一次参与贴伟人照片入册，此后不断进行这种工作。当时著名领导人一去世马上出版他生平照片，后来健在的领导人照片一旦出版，例如共和国十大元帅的照片等，都要贴入相册，直至全部用完这批相册。原来这批相册是单独存放的，2006年王文蓓老师将这批照片按号顺入全体照片排架中，查找更加方便。

普意雅照片是本人在1991年开始整理的。普意雅照片同公安局“文革”中移交的照片、苏联东欧照片放在老馆战备库里，共4个大铜箱子，1988年原封不动搬到新馆善本库房。1991年开始整理时，面对4个大铜箱子，我一一翻开，掸去灰尘，发现以上提到的四部分照片混在一起，普意雅照片掺在其中，我不厌其烦地按其顺序进行整理编目。我自1991年4月至1992年5月间，克服困难将4箱照片全部整理完毕，共422种129册6211张。当时普意雅照片在战备箱里没有次序地存放，但是保存良好，不少照片品相极好。拍摄时间为1900年至1910年，多数有夹子，有的照片别在纸页上，也有装订成册的；有的未及整理，有的已得到整理，贴在硬纸板上。普意雅照片以民俗照片最多，其次有北京的皇城（含故宫内）、城门、城墙、牌楼、胡同、寺庙、名胜古迹等。有文字的有中法文对照的、也有不少无文字的。整理时，每当我看到一张有文字的照片就特别高兴，尤其看他流畅的法文和粗糙的中文，感觉特别有意思。看到照片中提到的北京胡同，我就亲自骑自行车到实地看看，觉得很有意思。我还特别喜欢看普意雅的民俗照片，例如卖糖葫芦、演木偶等等。后来我还就普意雅的照片写过文章，为善本部培训讲过课，接受采访并做过节目，至今还在阳光卫视《国宝背后的故事》中播放。当年整理普意雅照片，还发现了柯罗版底片，共计300余张，保存完好，十分清晰。